

中华传世藏书大系



中华智囊全集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ISBN 7-80606-478-8



9 787806 064788 >

ISBN 7-80606-478-8/K·22

定价：1580.00 元

中华传世藏书大系

中华智囊全集

智品(上)

(二)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目 录

卷一 神品	1	王雅论王恭殷仲堪	12
禹治洪水	1	裴狭善知人	12
商容观周师入城	2	魏先生相李密	12
姜太公论政	2	卷二 妙品一	13
东郭牙答管子	3	孔子赞文王	13
卫姬为卫请罪	3	周公仁待殷民	13
苾弘见微防患	4	管仲讴歌脱险	13
子产闻哭知奸	4	管仲劝齐桓公任贤	14
叔向母辨哭拒养	4	中妇诸子谏齐桓公	15
秦医说赵孟	4	管仲论民	15
孔子至河返车	5	管仲习水御敌	16
延陵季子三嘻	5	管仲为民谋利	16
吴季札出访	6	管仲筹划霸业	16
孔子责子路	6	管仲善理财	18
列子不受粟	7	管仲为曲防之战备财	18
智过改姓	7	管仲计取民粮	19
缙疵知韩魏必反	8	管仲重农抑商	19
太宰子朱辞官	9	管仲聚天下之商	20
汉高祖抚刘濂	9	管仲西见周天子	20
张辟疆为陈平划策	9	管仲献菁茅之谋	20
夏侯胜挡乘舆	9	管仲为民消债	21
申屠蟠独自兴叹	10	管仲为齐树威	22
诸葛亮一目了然	10	管仲惩恶戒显贵	22
夏侯霸对姜维	10	管仲巧使富济穷	23
山涛辞官	11	管仲使商贫民富	23
羊祜论夷甫	11	管仲砍道树使民勤	24
刘悛知桓温	11	管仲藏粮于民	24
		管仲为侵蔡设辞	25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管仲劝阻封禅 | 25 | 李正己献钱 | 43 |
| 晋文公赦里免须以安晋 | 26 | 郭子仪入回纥营 | 43 |
| 秦穆公宽厚得福 | 26 | 杨炎请出内库钱帛 | 44 |
| 楚庄王罢筑层台 | 27 | 李抱真说王武俊 | 45 |
| 优孟谏楚庄王葬马 | 27 | 李泌说德宗 | 45 |
| 楚庄王田猎选士 | 28 | 李泌说德宗与回纥和亲 | 49 |
| 周子不为无权之君 | 28 | 德宗与李泌议复府兵 | 51 |
| 晏子劝齐景公施恩于民 | 29 | 李泌与德宗相约 | 54 |
| 晏子劝齐景公听谏 | 29 | 李泌遣达奚抱晖 | 55 |
| 晏子谏齐景公释马夫 | 30 | 李泌保韩滉 | 56 |
| 晏子谏齐景公施仁政 | 30 | 李泌授取胡客 | 57 |
| 栾怀子巧谏韩武子 | 31 | 李忠臣一语救辛京果 | 58 |
| 閻没女宽谏魏献子拒贿 | 31 | 阳城醉酒 | 58 |
| 王子期论驾御马车 | 31 | 李绛议赏魏博之归顺 | 59 |
| 咎犯谏晋平公 | 32 | 裴度谏敬宗幸东都 | 61 |
| 子西谏楚昭王 | 32 | 黄巢不犯庐州 | 61 |
| 公宣子谏鲁哀公 | 33 | 高仁厚围梓州 | 61 |
| 宰折睢谏鲁哀公 | 33 | 高仁厚杀副使 | 61 |
| 卷三 妙品二 | 35 | 高仁厚平五贼 | 62 |
| 唐太宗巧喻尉迟敬德 | 35 | 杨行密纳策 | 65 |
| 魏征善回人主意 | 35 | 楚王马殷富国之策 | 65 |
| 魏征与唐太宗望昭陵 | 35 | 敬新磨智谏后唐庄宗 | 65 |
| 唐高宗问谷那律 | 36 | 李氏谏刘知远 | 66 |
| 来公敏谏唐高宗 | 36 | 赵匡胤不受馈赠 | 66 |
| 狄仁杰谏武后 | 36 | 冯贶用计擒贼 | 66 |
| 娄师德荐狄仁杰 | 37 |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| 66 |
| 狄仁杰智释武后梦 | 37 | 郭进御下严毅 | 68 |
| 王方庆答武后 | 37 | 曹翰退贼 | 68 |
| 宋璟谏唐玄宗 | 38 | 吕端谏宋太宗 | 68 |
| 颜真卿斩段子光 | 38 | 吕端奉立真宗 | 69 |
| 李泌说唐肃宗 | 38 | 种放不应征 | 70 |
| 郭子仪代仆固怀恩 | 40 | 曹玮计杀叛卒 | 70 |
| 李泌为广平王行军司马 | 40 | 王旦解寇准之事 | 70 |
| 郭子仪诫赴鱼朝恩之约 | 41 | 王旦善处大事 | 70 |
| 山人李唐见肃宗 | 41 | 曹玮大破虏师 | 71 |
| 段秀实惩郭晞兵 | 42 | 宋真宗立储 | 71 |
| 段秀实误更止乱 | 43 | 王曾智去丁谓 | 72 |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唐肃迁居避丁谓 | 73 | 程婴杵臼救赵孤 | 87 |
| 李迪计退元俨 | 73 | 郑子产争承 | 89 |
| 张咏命民植桑 | 73 | 单襄公知晋必乱 | 90 |
| 张咏采访民间事 | 73 | 王孙说论鲁叔孙 | 91 |
| 张咏守成都 | 74 | 魏舒败群狄 | 92 |
| 吕夷简智罢监军 | 74 | 南文子独有忧色 | 92 |
| 宋仁宗答北使 | 74 | 南文子止晋袭卫 | 93 |
| 范仲淹救灾之法 | 75 | 段规劝取成皋 | 93 |
| 邵康节格言 | 75 | 包胥论伐吴 | 93 |
| 赵忭以策救荒 | 75 | 文种知伐吴必胜 | 95 |
| 程颢为鄆县簿 | 75 | 师叔骄敌 | 95 |
| 程颢治盗 | 76 | 史骈知秦将遁 | 96 |
| 吕公著循默 | 76 | 蹇叔哭秦师 | 96 |
| 东坡论高丽进奉状 | 76 | 弦高犒师 | 97 |
| 张方平处西夏与契丹之隙 | 77 | 西门豹治邺 | 97 |
| 李纲欲用张所 | 77 | 吴起拔秦亭 | 99 |
| 赵鼎论去小人 | 77 | 孙臆教赛马 | 99 |
| 张浚计疑敌虏 | 78 | 孙臆围魏救赵韩 | 100 |
| 种世衡知环州 | 79 | 苏代阻割南阳 | 101 |
| 朱熹为政 | 79 | 慎子不失东地 | 102 |
| 赵汝愚不听众劝 | 80 | 段干纶劝攻襄陵 | 103 |
| 邵灵甫救荒 | 80 | 赵奢阙与败秦军 | 104 |
| 郑氏传宣宗遗诏 | 80 | 田单守即墨 | 105 |
| 廉希宪释叛将 | 80 | 蔺相如完璧归赵 | 106 |
| 廉希宪不受佛戒 | 81 | 蔺相如请秦王击缻 | 108 |
| 虞集元明善欢好如初 | 81 | 范痤上书说魏王 | 109 |
| 明太祖释降兵之疑 | 82 | 侯生献计窃兵符 | 110 |
| 明太祖释俘 | 82 | 鲁仲连责魏客 | 111 |
| 卷四 能品一 | 84 | 范雎入咸阳 | 114 |
| 姜太公论克敌致胜 | 84 | 春申君说范雎归楚太子 | 114 |
| 姜太公重观察 | 84 | 唐雎不辱使命 | 115 |
| 斗伯比知莫敖必败 | 85 | 雍门司马问齐王 | 116 |
| 鲍叔牙智若鍼矢 | 85 | 武公说楚相 | 117 |
| 狐偃劝走翟 | 86 | 昭盖激秦救楚 | 118 |
| 舅犯促重耳去齐 | 86 | 甘罗使赵 | 118 |
| 依非中流斩蛟 | 87 | 尉繚见秦王 | 120 |
| 楚左史大败吴师 | 87 | 任器临终语赵佗 | 120 |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陈涉大泽乡起义····· | 121 | 刘晔赚乱贼····· | 152 |
| 陈涉不听张耳陈余····· | 122 | 董昭守钜鹿····· | 153 |
| 韩信对策····· | 123 | 董昭事曹操····· | 153 |
| 韩信兵渡夏阳····· | 124 | 荀攸从征张绣····· | 154 |
| 韩信佯攻井陘口····· | 125 | 张辽平乱····· | 155 |
| 蒯通说范阳令····· | 127 | 张辽诱降····· | 155 |
| 刘邦自称使者····· | 128 | 程昱守东阿····· | 155 |
| 纪信诳楚····· | 129 | 曹操解士卒口渴····· | 156 |
| 韩信杀龙且····· | 129 | 周瑜送质子····· | 156 |
| 刘敬使匈奴····· | 130 | 司马懿装病····· | 156 |
| 陆贾说尉陀····· | 130 | 董昭料事如神····· | 157 |
| 陆贾为陈平划策····· | 131 | 殷观说刘备····· | 157 |
| 贾谊谏封四王····· | 132 | 程昱料孙权····· | 158 |
| 朱家救季布····· | 133 | 刘备入益州····· | 158 |
| 周亚夫平定吴楚····· | 134 | 诸葛亮困陈仓····· | 160 |
| 桓将军说吴王····· | 135 | 郭淮料诸葛亮····· | 160 |
| 周丘得不邳····· | 135 | 吕蒙图关羽····· | 161 |
| 李广解鞍疑胡兵····· | 136 | 鲁肃与吕蒙····· | 162 |
| 李广佯死脱归····· | 136 | 说客虞翻····· | 163 |
| 军正丞斩监军····· | 137 | 郑泉使蜀····· | 164 |
| 不疑收缚假太子····· | 138 | 赵云败魏军····· | 166 |
| 霍光奉诏废昌邑····· | 139 | 司马懿妻····· | 166 |
| 傅介子示威楼兰····· | 141 | 陈矫明断····· | 167 |
| 赵充国平先零····· | 141 | 司马懿征辽东····· | 167 |
| 赵广汉守颍川····· | 143 | 司马懿论公孙渊····· | 169 |
| 赵广汉斩杜建····· | 144 | 魏延说诸葛亮····· | 170 |
| 卷五 能品二 ····· | 145 | 司马懿斩孟达····· | 170 |
| 刘备为平原令····· | 145 | 孔明病卒····· | 171 |
| 刘备三顾茅庐····· | 146 | 姜维佯攻狄道····· | 172 |
| 张允齐断案····· | 148 | 孙权先卑后倨····· | 172 |
| 孙坚斩张咨····· | 148 | 虞松破诸葛恪····· | 173 |
| 郑度奇谋····· | 149 | 满宠料敌····· | 174 |
| 裴潜制匈奴····· | 150 | 司马懿料诸葛恪····· | 174 |
| 贾诩善为身谋····· | 150 | 张既平凉州····· | 175 |
| 曹操北征乌桓····· | 151 | 孙亮断案····· | 175 |
| 贾诩论兵····· | 151 | 陆抗平叛····· | 176 |
| 王威说刘琮····· | 152 | 顾徽惜才····· | 177 |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田豫献计····· | 178 | 长孙晟使摄图····· | 193 |
| 孙权纵论曹魏····· | 179 | 杨素破突厥····· | 193 |
| 姜维胆如斗大····· | 179 | 泰山道士····· | 193 |
| 李衡妻····· | 180 | 盛彦师斩李密····· | 195 |
| 孙琳自取灭亡····· | 181 | 杨玄感反隋····· | 195 |
| 司马师其人····· | 183 | 尧君素不降唐····· | 195 |
| 司马懿杀曹爽····· | 183 | 李世民哭帐····· | 196 |
| 司马昭灭钟会····· | 184 | 秦王大败窦建德····· | 197 |
| 司马昭妻····· | 185 | 李孝恭平江南····· | 197 |
| 丁忠倡言北伐····· | 185 | 唐太宗战术····· | 198 |
| 傅嘏识人····· | 186 | 李靖困萧铣····· | 198 |
| 管辂知人····· | 187 | 李靖平突厥····· | 200 |
| 檀祗鸣鼓退敌····· | 187 | 傅奕假佛齿····· | 200 |
| 王濬伐吴····· | 188 | 裴行俭平吐蕃····· | 201 |
| 马隆平南虜····· | 188 | 裴行俭破敌····· | 202 |
| 马隆平西凉····· | 188 | 裴行俭反间平突厥····· | 202 |
| 陶侃勤于杂事····· | 189 | 徐敬业平寇····· | 203 |
| 温娇、陶侃破苏峻····· | 190 | 刘仁轨平百济····· | 203 |
| 祖逖怒斥王敦····· | 191 | 监军魏元忠····· | 204 |
| 卷六 能品三····· | 192 | 郭元振计服吐蕃····· | 205 |
| 高孝基托子····· | 192 | 郭元振吊丧····· | 206 |
| 长孙晟赚染干单于····· | 192 | | |

卷一 神 品

禹治洪水

尧之时，共工振滔洪水，以薄空桑。龙门未开，吕梁未发，江淮通流，四海溟溟。禹为匹夫，未有功名，尧深知之，使治水。禹稽首，让于益归。帝曰：“何斯若，真出尔命，图示乃天。”禹曰：“臣观河，河伯面长，人面鱼身，出曰吾河精也，授臣河图，带足人渊。”禹乃拜辞。伤先人之功不成，受诛，愁然深思。乃北见六子，获玉匱之书以从事：受黑书于临洮，得绿字于浊水，发金简玉字于玄夷苍水使者。念是时，水之患，河为甚。浊河所被，冀兗重而雍轻。泲之所被，徐轻而兗重；青冀兗之流，皆自其东北走海，而冀又上京；故治水之急先于河。于是发迹壶口，治梁及岐，南至于华阴，东至底柱，凿孟津、疏三门，以奠西河；新二渠，过泲水，至大陆，馘为九河，合为逆河，以入海。又准地之势，自北而南，兗青徐为东偏，雍高于豫，豫高于青徐，雍豫余流繇巩洛而入河；扬下于荆，荆下于梁，梁荆之水东自扬而入海，故东南次兗青，又南次徐，四州治而河息。又南次于扬，西次于荆，以放江淮；淪泲漯，决汝汉，以通淮泗，繇荆而北，次（于）豫，次梁，次雍，以奠江河之上流，而洪水定。

【译文】

帝尧的时候，共工氏振荡起洪水，一

直淹迫到空桑（今山东曲阜一带）。那时，龙门（在今陕西韩城、山西河津二县间）、吕梁山（在今山西省）都还没有开凿，长江和淮河的水道互相贯通，整个中国一片混茫。禹是一个匹夫，还没有功名，而尧十分了解他，让他去治理洪水。禹叩头行礼，让给伯益和归（夔）。帝尧说：“何必这样，派你出去最恰当不过，上天已通过给你河图（治水地图）作了垂示。”禹说：“是的，我观察黄河时，河伯长着长面孔，人的面孔，鱼的身子，跳出河面说我是河精（河神）啊，交给我河图，然后连身带脚钻入水底。”禹就受命告辞。他为先人（鲧）因治水不成功受诛而忧伤，面带愁容而苦思冥想。于是他就向六位贤人（即伯益、夔等）请教，按照所得到石室金匱之书来治水，这就是：从临洮得到的黑书，从黄河得到的绿字，从玄夷苍水使者那里得到的金简玉字等图籍。禹考虑当时的水患，以黄河为最严重。黄河流域水患，冀州、兗州严重而雍州较轻；泲水（古济水）流域水患，徐州轻而兗州严重；青冀兗三州水道，都是从它们东北方向入海，而冀州又是帝都，因此治水以黄河为最紧迫。于是就从壶口（在今山西吉县）开始，修治梁山及岐山（均在今陕西省），南边到了华山北面，东边到了底柱（今河南陕县东北），开凿孟津（今河南孟州市南），疏通三门（三门峡），而平定了西河（今山、陕二省间黄河）；新凿二渠，越过泲水（即浊漳水上源），到了大陆泽（今河北钜

鹿西)，又北分散为九河（古黄河下流各支），又合为逆河，而流入渤海（古黄河在今天津市区入海）他又根据地理的形势自北而南，兖州、青州、徐州在东方，最低，雍州高于豫州，豫州高于青州、徐州，所以让雍州、豫州的诸水由巩州（治水甘肃陇西）、洛阳而流入黄河；扬州低于荆州，荆州低于梁州，所以让梁州、荆州的水向东经扬州入海，因此《禹贡》在治水顺序上把东南扬州放在兖州、青州之后，又南放在徐州之后，这四州治理好了，黄河水患就得到平息。又南治水放在扬州之后，西边放在荆州之后，用来排放长江和淮河；疏通泅水、漂水，除去汝水、汉水的壅塞，而疏通淮水、泗水，由荆州向北，接着治水的顺序是豫州、梁州、雍州，长江、黄河的上流得到治理，洪水就平定了。

商容观周师入城

商容与殷民观周师之人。见毕公至，殷民曰：“是吾新君也。”容曰：“非也。视其人，严乎将有急色。故君子临事而惧。”见太公至，民曰：“是吾新君也。”容曰：“非也。视其为人，虎踞而鹰趾，当敌将众，威怒自倍；见利即前，不顾其后。故君子临众，果于进退。”见周公至，民曰：“是吾新君也。”容曰：“非也。视其人，忻忻休休，志在除贼，是非天子，则周之相国也。故圣人临众，不恶而严，是以知之。”见武王至，民曰：“是吾新君也。”容曰：“然。圣人为海内讨恶，见恶不怒，见善不喜，颜色相副，是以知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商容跟殷都民众观看周人部队入城。看见毕公来到，殷民说：“这人是我们的新国君。”商容说：“不是的。看那人，严肃而渐进于有急切的颜色。因此，这样的人物处理事情时能令人产生敬畏之心。”

看见姜太公来到，殷民说：“这人是我们的新国君。”商容说：“不是的。看他为人，像虎似地蹲着，像鹰一般张开脚趾，遇敌领兵，威风杀气自会成倍增加；看到利益就拼命向前，而不顾后患。因此，这样的人物统领人众时能够当机立断，果于进退。”看见周公来到，殷民说：“这人是我们的新国君。”商容说：“不是的。看那人，高高兴兴，欢欢喜喜，志在除灭作乱的人，这不是天子，而是周朝的相国。因此，这样的人领导民众，能够做到不憎恶而自然威严，我由此知道。”看见武王来到，殷民说：“这人是我们的新国君。”商容说：“是的。圣人替天下民众征讨暴虐，看到恶行不发怒，看到善行不欢喜，颜色相符合，我由此知道。”

姜太公论政

鲁公伯禽之初受封，之鲁，三年而后报政周公。周公曰：“何迟也？”伯禽曰：“变其俗，革其礼，丧三年然后除之，故迟。”太公亦封于齐，五月而报政周公。周公曰：“何疾也？”曰：“吾简其君臣礼，从其俗为也。”及闻伯禽报政迟，乃叹曰：“呜呼，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！夫政不简不易，民不有近；平易近民，民必归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国国君伯禽刚受封时，到鲁（今山东曲阜）地去，三年之后才向周公报告政绩。周公问：“为何这么晚呀？”伯禽说：“改变当地的风俗，改革他们的礼制，守丧三年然后才除去丧礼，所以晚了。”姜太公同时也封在齐（今山东临淄）地，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政绩。周公问：“为何这么快呀？”姜太公回答说：“我简化他们的君臣礼节，随着他们习俗去做呀。”到了知道伯禽报告政绩晚，姜太公就叹息说：“哎呀，鲁国的后代大概要成为齐国的附庸了！政治制度不简易，民众就不会

去接近；平易近人，老百姓就必定会去归顺它。”

东郭牙答管子

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，谋未发而闻于国。桓公怪之，曰：“与仲父谋伐莒，谋未发而闻于国，其故何也？”管仲曰：“国必有圣人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嘻！日之役者，有执臙痛而上视者，意者其是耶？”乃令复役，无得相代。少顷，东郭牙至。管仲曰：“此必是已。”乃令侯者延之而上，公级而立。管子曰：“言伐莒者子耶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管仲曰：“我不言伐莒，子何故言伐莒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君子善谋，小人善意。臣窃意之也。”管子曰：“何以意之？”对曰：“臣闻：君子有三色，显然善乐者，钟鼓之色也；湫然清静者，衷经之色也；皤然充盈，手足矜者，兵革之色也。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，皤然充盈，手足矜者，此兵革之色也。君喑而不喻，所言者莒也；君举臂而指，所当者莒也。臣窃以虑诸侯之不服者，其惟莒乎！臣故言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齐桓公与管仲谋划攻打莒国，计谋还没公开而已经被都城的人知道了。桓公对此感到奇怪，说：“跟您商量攻打莒国，谋略还没有公开却被国人知道，是什么缘故呢？”管仲说：“都城必定有圣人啊。”桓公说：“噢，白天差役当中，有个手拿臙（善的脚掌）痛而眼睛向上看的，我想大约就是这个人吧。”说完就教那些当差的人全都再来当差，不得让人替代。不多时，名叫东郭牙的人来到。管仲说：“必定是这个人了。”就叫旁边伺候的请他上来，桓公站在台阶上。管子说：“扬言说攻打莒国的是您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管仲说：“我没说过攻打莒国，您为什么说攻打莒国呢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听说过君

子善于谋略，小人善于猜测。我是暗地里推测的啊。”管子说：“凭什么推测它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听说君子有三种颜色：脸上明显地表现出快意的，是欣赏音乐的颜色；略带哀愁而清静的，是服丧的颜色；满脸怒气，手挥脚躁的，这是军事行为的颜色。白天我看到您在台上时，满脸怒气，手挥脚躁的，这正是要进行军事行动的颜色。您张着嘴巴而不闭拢，所说的是莒国；您举臂而指，所对应的是莒国。我就心想诸侯当中不肯归服的，也许只有莒国吧！所以我就这样说了。”

卫姬为卫请罪

齐桓公合诸侯，卫人后至，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。退朝而入，卫姬望见君，下堂再拜，请卫君之罪。公曰：“吾于卫无故，子盍为请？”对曰：“妾望君人也，足高气疆，有伐国之志也。见妾而有动色，伐卫也。”明日君朝，揖管仲而进之。管仲曰：“君舍卫乎？”公曰：“仲父安识之？”管仲曰：“君之揖朝也恭，而言也徐，见臣而有惭色，臣是以知之。”君曰：“善，仲父治外，夫人治内，寡人知终不为诸侯笑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齐桓公召集诸侯，卫国人迟到，齐侯上朝而跟管仲商量攻打卫国。退朝后进入内廷，卫姬远远地看到国君，就走下厅堂拜了两拜，替卫侯请罪。桓公说：“我对卫国没有什么嫌隙，你为什么要求罪？”回答说：“贱妾望见您走进来，趾高气扬，有攻打侯国的意思。您看到贱妾后又动了颜色，是攻打卫国啊。”第二天，桓公上朝，向管仲行礼而后让他走上前来。管仲说：“您决定放过卫国吗？”桓公说：“您怎么知道。”管仲说：“您行礼恭敬，言语缓慢，看到微臣面有愧色，我因此知道。”齐侯说：“好，您管理外事，夫人管理内

事，我知道自己不会被诸侯笑话了。”

莒弘见微防患

晋襄王欲袭聊阮，使人于周，曰：“敝邑寡君寝疾，卜以龟，三涂为祟；寡君使下臣，愿藉道而徼福于天子。”天子许之，朝礼使者，莒弘谓齐康公曰：“祈福受礼，此柔嘉之事也。而客武色，殆有他事，愿公备之。”此词文而色武，莒弘先知之也。

【译文】

晋襄王想要偷袭聊阮之地，派人到成周去，说：“敝国国君卧病，用龟来占卜，知是三涂山（在今河南嵩县西南）神作祟；因此他派微臣来，希望借一条道路而向天子求福。”周天子答应此事，接见并用礼节接待使者。莒弘对刘康公说：“求福受到礼遇，这是和美的事情。而客人面带动武的颜色，恐怕有别的事情，希望您防备。”这是言词文弱而颜色威武，所以莒弘预先知道。

子产闻哭知奸

郑子产晨出，过束匠之间，闻妇人之哭也，抚其御之手而听之。有间，遣吏执而问之，则手绞其夫者也。异日其御问曰：“夫子何以知之？”子产曰：“其声惧。凡人于其亲爱也，始病而忧，临死而惧，已死而哀。今夫哭已死，不哀而惧，是以知其有奸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郑国子产早晨出去，路过做捆绑活的工匠里巷，听到女人的哭声，就按住驾车人的手而倾听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便派官吏捉来而审问她，原来是亲手绞杀丈夫的人。后来，他的驾车人问道：“先生凭什么知道此事？”子产说：“她的哭声充满恐

惧。大约人对于所亲所爱的，在他刚生病时感到忧虑，到他临死时感到恐惧，已经死了而感悲哀。现在啊，哭死人，不悲哀反而恐惧，因此知道她有奸情。”

叔向母辨哭拒养

初，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，其母欲娶其党。叔向曰：“吾母多而庶鲜，吾惩舅氏矣。”其母曰：“子灵之妻，杀三夫一君一子，而亡一国两卿矣，可无惩乎？吾闻之，甚美必有甚恶，女何以为哉？”叔向惧，不敢取。平公疆使取之，生伯石。伯石始生，子容子母走谒诸姑，曰：“长叔似生男，姑视之。”及堂，闻其声而还，曰：“是豺狼之声也，狼子野心，非是，莫丧羊舌氏矣。”遂弗视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晋叔向想娶申公巫臣氏女为妻，他的母亲（叔姬）要他娶她的族人。叔向说：“我妈说得美而子孙却很多，我要以舅父家族为戒了。”他母亲说：“子灵的妻子，杀死三个丈夫一个国君一个儿子，而使一个侯国两个卿士败亡了，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？我听说，很美的人必定有恶行，你干吗要去做呢？”叔向害怕了，不敢娶她。晋平公强迫他娶来，生下伯石。伯石刚生下来，子容的母亲跑去拜见各位婆婆，说：“长叔姒（夫兄之妻）生了个男孩，我们去看看吧。”走到堂上，听孩子的声音却又返回，婆婆说：“这是豺狼的声音啊，狼子野心，不是他，就没有人会败亡羊舌氏了。”于是不去看望。

秦医说赵孟

晋侯有疾，求医于秦。秦伯使医和视之，曰：“疾不可为也，是谓近女室，疾如蛊，良臣将死，天命不祐。”出告赵孟。赵孟曰：“谁当良臣？”对曰：“主是谓矣！”

主相晋国，于今八年，晋国无乱，诸侯无阙，可谓良矣。和闻之，国之大臣，荣其宠禄，任其大节，有灾祸兴而无改焉，必受其咎。今君至于淫以生疾，将不能图恤社稷，祸孰大焉？主不能御，吾是以云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晋侯生了病，向秦国求医。秦伯派名叫和的医师去诊治，说：“病不能治了，这叫做接近女色，病如蛊毒，良臣将要死去，天命不会保佑。”出来告诉赵孟。赵孟说：“谁可当良臣？”回答说：“主人就是了！主人辅佐晋国，至今八年，晋国没有祸乱，诸侯没有缺憾，可称为‘良’了。我听说，国家的大臣，以他所爱的恩宠厚禄为荣，以他的大节（高尚品行）为用，有灾祸发生而不知改革，必定会受他的惩罚。如今国君到了女色过度而生大病，将不能考虑安抚国家，灾祸还有什么比它更大呢？主人不能预防避祸，我所以这样说啊。”

孔子至河返车

赵简子欲专天下，谓其相曰：“赵有犊孳，晋有铎鸣，鲁有孔丘，吾杀三人者，天下可王也。”于是乃召犊孳、铎鸣而问政焉，已，即杀之。使使者聘孔子于鲁，以胖牛肉迎于河上。使者说船人曰：“孔子即上船，中河必流而杀之。”孔子至，使者致命，进胖牛之肉。孔子仰天而叹曰：“美哉水乎，洋洋乎，使丘不济此水者命也夫。”子路趋而进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犊孳、铎鸣，晋国之贤大夫也，赵简子未得意之时，须而后从政，及其得也杀之。黄龙不及于涸泽，凤凰不离其罟罗。故刳胎焚林，则麒麟不臻；覆巢破卵，则凤凰不翔；竭泽而渔，则龟龙不见。鸟兽之于不仁，犹知避之，况丘乎？故虎啸而谷风起，龙兴而景云见，击庭钟

于外，而黄钟应于内。夫物类之相感，精神之相应，若响之应声，影之象形，故君子违伤其类者。今彼已杀吾类矣，何为之此乎？”于是遂回车，不渡而还。

【译文】

赵简子想要专制天下，对他的助手说：“赵国有犊孳，晋国有铎鸣，鲁国有孔丘，我杀了这三个人，就可以统治天下了。”因此就召来犊孳、铎鸣而请教政事，请教完就杀死他们。又派使者到鲁国聘请孔子，用肥牛肉在黄河边迎接。使者对船夫说：“孔子如果上船，到黄河中间一定要把他抛入河中而杀死他。”孔子来到，使者传达命令，献上肥牛肉作为礼节。孔子朝天而叹息说：“美啊这黄河水，水面浩瀚，恐怕是天意不教我渡过这河水吧！”子路快步向前说：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孔子说：“犊孳、铎鸣是晋国的贤大夫，赵简子未执政时，要等待他俩而后才从政，到了赵氏得意时就杀死他们。黄龙不到干枯的水泽去，凤凰不附丽在捕鸟的网上。所以，剖腹取胎、焚烧林木，而麒麟（古称仁兽）不来；颠覆鸟巢、打破鸟卵，而凤凰不飞来；竭泽而渔，而龟龙不出现。鸟兽对于不仁的人，还晓得躲避，何况我呢？老虎发啸而谷风生起，黄龙腾飞而景云出现，在外头敲打庭钟，而黄钟在里面响应。事物相感，精神相应，就像响之应声，影之象形，所以君子要回避伤害他同类的人。现在他已杀死我的同类，我干吗要到这里来呢？”于是就掉转车头，不渡河而回去。

延陵季子三嘻

延陵季子游于晋。人其境，曰：“嘻，暴哉国乎！”人其都，曰：“力屈哉国乎！”立其朝，曰：“嘻，乱哉国乎！”从者曰：“夫子之人晋境未久也，何其名之不疑也？”延陵季子曰：“然。吾人其境，田亩

荒秽而不休，杂增崇高，吾是以知其国之暴也。吾入其都，新室恶而故室美，新墙卑而故增高，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。吾立其朝，君能视而不下问，其臣善伐而不上谏，吾是以知其国之乱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延陵季子游历到晋国。进入它的境内，说：“唉，这个国家很暴虐啊！”进入它的国都，说：“唉，这个国家的民力已经用尽了！”站在它的朝廷之中，说：“唉，这个国家政治纷乱啊！”他的随从说：“先生进入晋国境内不久，何以毫不怀疑地这样说呢？”延陵季子说：“是的。我进入它境内，只见田亩荒秽而百姓得不到休息，民居中杂增着高屋大院，我因此知道它的国家暴虐。我进入它的都城，只见新盖的房子简陋而旧房子美好，新围墙矮而旧围墙高，我因此知道它的民力已经用尽。我站在它的朝廷之上，看到它的国君虽能视朝理事却不能礼贤下士，它的大臣善于自夸却不能向国君进谏，我因此知道它的国政纷乱。”

吴季札出访

吴使季札聘鲁，札请观周乐。鲁人为奏六代之乐。遂聘齐，说晏平仲，谓之曰：“子速纳邑与政。”平仲是以免栾、高之难。聘郑，见子产，如旧识，谓曰：“郑之执政侈，难将至矣，政必及子。”适卫，说蘧瑗、史狗、史鳅、公子荆、公子发、公子朝，曰：“卫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”适晋，说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，曰：“晋其萃于三族乎！”

【译文】

吴国让季札（延陵君）到鲁国聘问，季札要求观看演奏周乐。鲁人给他演奏了六代的音乐。于是就又到齐国聘问，与晏平仲（晏）交好，对他说：“您赶快交出封邑

与政权。”晏子因此避免了栾、高政变的灾难。聘问郑国，看到子产，就像老朋友一样，对他说：“郑国的执政过分奢侈，大祸将要降临了，政权一定会落到您手中。”到卫国，与蘧瑗、史狗、史鳅、公子荆、公子发、公子朝等结交，说：“卫国多君子，不会发生祸患。”去晋国，与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友好，说：“晋国的权势也许要聚集在赵、韩、魏三族吧。”

孔子责子路

子路为蒲令，备水灾，与民春修沟渎；为人烦苦故，予人一簞食，一壶浆。孔子闻之，使子贡复之。子路忿然不悦，往见夫子，曰：“由也以暴雨将至，恐有水灾，故与人修沟渎以备之，而民多匮于食，故与人一簞食，一壶浆，而夫子使赐止之，何也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，夫子以仁教，而禁其行仁也，由也不受。”子曰：“尔以民为饿，何不告于君，发仓廩以给食之？而以汝私馈之，是汝不明君之惠、见汝之德义也。速已则可，否则尔之受罪不久矣！”语未毕，季氏让子路者果至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做了蒲地长官，为防备水灾，春季里征发百姓治理沟渎水道；由于百姓劳苦，就发给每人一盒饭，一壶水酒。孔子听到这事，便派子贡去恢复原状。子路很不高兴，去见先生，说：“我见暴雨将要来临，怕有水灾，因而为民修治沟渎来防备，而百姓多缺食物，所以给每人一盒饭，一壶酒浆，但先生却让子贡制止这事，什么缘故？先生是在禁止我实行仁道啊，先生以仁道教人，却禁止人实行，我不能接受。”孔子说：“你认为百姓处于饿肚子的光景，为什么不向国君报告，打开仓库而使百姓足食呢？却以你个人名义赠送他们，这是你掩盖了国君对百姓的好

处，表现你的德义啊。赶快住手还可以，否则你受罪名的日子不会很久了！”话还没说完，执政季氏责备子路的使者果然来到。

列子不受粟

子列子穷，容貌有饥色。客有言于郑子阳者，曰：“子列子御寇，盖有道之士也。居君之国而穷，君无乃为不好士乎？”阳令官遗之粟数十乘。子列子出见使者，再拜而辞。使者去，子列子入，其妻望而拊心曰：“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乐，今妻子皆有饥色矣，君过而遗先生，先生又辞，岂非命也哉？”子列子笑而谓之曰：“君非自知我者也，以人之言而知我，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；其责我也，又将以人之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且受人之养，不死其难，不义也。死其难，是死无道之人，岂义哉？”其后民果作难，杀子阳。子列子之见微除不义，远矣！

【译文】

列子先生一时穷困，面上带有菜色。宾客中有人向郑国子阳谏说道：“列御寇先生，是个有道之士。他居住在您的国家而穷困潦倒，您也许是不受好贤士吧！”子阳就命令官吏赠列子几十车粟。列子先生出来会见使者，拜了两拜不接受。使者离开，列子先生进屋，他的妻子看了用手按在胸口说：“听说做有道之士的妻儿都能得到安逸快乐，现在妻儿都饿肚子了，国君来送粮食给先生，先生又推辞掉，难道不是命不好么？”列子先生笑着对她说：“国君并非本人了解我的，是根据他人的话才了解我，根据他人的话而送我粮食的；他将来责备我，也会凭着他人的话，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接受的原因。再说，接受人的供养，不为他而殉难，这是不义；替他殉难，这是替无道之人而死，又哪里是义呢？”后来老百姓果然发难，杀死子

阳。列子先生见微知著、不做不义之事，实在看得很远了。

智过改姓

张孟谈因朝智伯而出，遇智过辕门之外。智过人见智伯曰：“二主殆将有变。”君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臣遇孟谈于辕门之外，其志矜，其行高。”智伯曰：“不然。吾与二主约谨矣，破赵三分其地，寡人所亲之，必不欺也。子释之，勿释之，勿出于口。”知过出见二主，人说智伯曰：“二主色动而意变，必背君，不如今杀之。”智伯曰：“兵著晋阳三年矣，旦暮当拔而饗其利，乃有他心，不可。子慎勿复言。”智过曰：“不杀，则遂亲之。”智伯曰：“亲之奈何？”智过曰：“魏桓子之谋臣曰赵葭，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，是皆能移其君之计，君与其二君约，破赵，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。如是，则二主之心可不变，而君得其所欲矣。”智伯曰：“破赵而三分其他，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，则晋所得者少，不可。”智过见君之不用也，言之不听，出更其姓为辅氏，遂去不见。张孟谈闻之，人见襄子曰：“臣遇智过于辕门之外，其视有疑臣之心；人见智伯，出更其姓，今暮不击，必后之矣。”襄子曰：“诺。”使张孟谈见韩、魏之君，夜期杀守堤之吏，而决水灌智伯军。智伯军救水而乱。韩、魏翼而击之，襄子将卒犯其前，大败智伯军，而禽智伯。智伯身死国亡地分，为天下笑，此贪欲无厌也。夫不听智过，亦所以亡也。智氏尽灭，惟辅氏存焉。

【译文】

张孟谈因朝见智伯（瑒）出来，在军营外面碰到智过。智过进见智伯说：“韩、魏二主恐怕会有变化。”国君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回答说：“我遇见孟谈在军营外面，看到他神情骄傲，脚步高远。”智伯说：

“不是这样。我跟韩、魏二主严格约定，攻破赵国后把它的土地瓜分为三部分，这是我亲自去谈的，一定没有欺诈。您放心，不要从嘴里说出去。”智过出去看到二国主，进去劝智伯说：“韩、魏二国君面目改色而主意变卦，必定背叛您，不如现在杀死他们。”智伯说：“军队部署在晋阳地区多年了，早晚将拿下它来而享受到利益，却有异心是不可以的。您千万不要再说。”智过说：“不杀，那么就亲近他们。”智伯问：“怎么亲近呢？”智过回答说：“魏桓子有谋臣叫赵葭，韩康子有谋臣叫段规，这都是能改变他们国君预定计策的人。您跟他们的两位国君约定，攻破赵国，就分别封给他们俩一万家户口的县邑一个。像这样做，那么韩、魏二主的心就可以不变，而您的心愿就可以实现了。”智伯说：“攻破赵国而瓜分其土地为三，又分别封给赵、段二人一万家户口的县邑一个，那么我所得的土地就少了，不行。”智过看到国君不采纳计策，不听他的话，出去之后就更改他的姓为辅氏，于是离开智伯不再出现。张孟闻听到此事，进去见赵襄子说：“我遇到智过在军营外面，从他眼光里看出有怀疑微臣的心意；他入见智伯，出来后更改了他的姓氏，今夜不出去，那就必定晚了。”襄子说：“好的。”就派张孟谈去见韩、魏的国君，相约夜里杀死守堤官吏，掘开汾水口用来淹没智伯的部队。智伯军队因救水面乱成一团。韩、魏二军从两翼攻打它，赵襄子率领士卒攻打它的正面，大败智伯的军队，捉住了智伯。智伯身死国亡土地被瓜分，为天下人耻笑，这是贪得无厌造成的啊。不听智过的劝告，也是他灭亡的原因之一。智氏全被消灭，只有辅氏一支存在下去。

绌疵知韩魏必反

智伯行水，魏桓子、韩康子驂乘。智伯曰：“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。”桓子

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绛水可以灌平阳也。绌疵谓智伯曰：“韩、魏必反矣。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以人事知之。夫从韩魏而攻赵，赵亡，难必及韩魏矣。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，城降有日，而二子无喜志，有忧色，是非反而何！”明日，智伯以其言告二子。二子曰：“此谗臣，欲为赵氏游说，使疑二家，而懈于攻赵也。不然，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，而欲为此危难不可成之事乎？”二子出，绌疵入曰：“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智伯巡视水流，魏桓子、韩康子陪坐同一辆车。智伯说：“我如今才晓得水可以使人亡国。”桓子用胳膊弯碰碰康子，康子用脚踩踩桓子的脚背，因为汾水可以淹没魏之安邑，绛水可以淹没韩之平阳。绌疵对智伯说：“韩、魏必定会背叛。”智伯说：“您凭什么知道呢？”回答说：“根据人际关系知晓的。计韩魏跟随去攻打赵国，赵国灭亡，灾难必定要波及韩魏了。现在约定战胜赵国后把它的土地分为三份，眼看（晋阳）城就要投降，但是他俩并不高兴，却有担忧之色，这不是反叛又是什么！”第二天，智伯把他的话告诉魏桓子、韩康子。他俩说：“这是专说坏话的奸臣，想替赵氏游说，使您怀疑我们两家，达到放松攻赵的目的。不然的话，难道我们两家不想享受眼前瓜分赵国的利益，反而去做这危险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吗？”韩魏二主出来，绌疵进去说：“主人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他俩呢？”智伯说：“您凭什么知道？”回答道：“我见他们看我的时候直楞楞而脚步小跑，这是因为知道我揭穿了他们的老底啊。”

太宰子朱辞官

太宰子朱侍饭于令尹子国。令尹子国啜羹而热，投卮浆而沃之。明日，太宰子朱辞官而归。其仆曰：“楚太宰，未易得也，辞官去之，何也？”朱曰：“令尹轻行而简礼，其辱人不难。”明年，伏郎尹而笞之三百。夫仕者先避之，见终始微矣。

【译文】

太宰（王家厨师长）子朱侍候令尹（楚相）子国吃饭。令尹子国吮尝肉汤而烫嘴，便抓起一杯水来浇他。第二天，太宰子朱就辞去官职回家。他的仆人说：“楚国太宰一职不容易得到，现在辞官离去，为什么？”子朱说：“令尹行为轻率而疏忽礼节，招到侮辱是很容易的。”第二年，令尹果然使郎尹伏于地，打了他300下。出仕做官的人预先避开他，见始终可算是很细致了。

汉高祖抚刘濞

黥布反，高祖自将往诛布。刘濞年二十，以骑将从。破布军，荆王刘贾为布所杀，无后。上患吴、会稽轻悍，不可无壮士以镇之，乃立濞于沛为吴，王三郡五十三城。已拜受印，高祖召濞相之曰：“若状有反上相，然业已拜。”因拊其背曰：“汉后五十年，东南有乱，岂若耶？然天下同姓一家，慎无反。”

【译文】

黥布反汉，高祖亲自率军去诛杀他。刘濞当时20岁，以骑将的身份随军作战。打败黥布军队，而荆王刘贾被黥布所杀，没有后嗣。皇上深忧吴郡、会稽郡民风轻死强悍，不可以没有强有力的人去镇服，就封刘濞在沛郡（治今安徽宿州市西北）为吴王，统辖三郡53座城池。封王领印之后，

汉高祖召见刘濞，细看他的面相说：“你有谋反的面相，但是已经封了。”就拍拍他的背部说：“汉朝此后50年，东南地区会出乱子，难道会是你吗？”但是国家已经统一，都是刘家天下，千万不要反叛。”

张辟疆为陈平划策

汉惠帝崩，吕太后发丧，哭而泣不下。留侯子张辟疆为侍中，年十五，谓丞相陈平曰：“太后独有帝，而哭不悲，君知其解未？”陈平曰：“何解？”辟疆曰：“帝无壮子，太后畏君等。今请拜吕台、吕产为将，将兵居南北军，及诸吕皆官，居中用事。如此，则太后心安，君等幸脱祸矣。”丞相如辟疆计请之，太后悦，其哭乃哀。

【译文】

汉惠帝死了，吕太后（雉）发丧，干哭而没有眼泪。留侯（张良）的儿子张辟疆做侍中，年龄才15岁，对丞相陈平说：“太后只生一个惠帝，但哭得不伤心，您晓得其中的缘故吗？”陈平说：“什么道理？”辟疆说：“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可以继位，太后对你们怀有戒心。现在应提出封吕台、吕产为将军，领兵坐镇南北二军，其余吕姓外戚也都做官，在朝廷办事。这样，太后就会心安，你们也可以侥幸免祸了。”丞相按照辟疆的计策提出请求，太后一高兴，她哭皇帝才伤心起来。

夏侯胜挡乘舆

初，夏侯胜为博士，会昭帝崩，昌邑王嗣立。数出，胜当乘舆前谏曰：“天久阴不雨，臣下有谋上者。陛下出，欲何之？”王怒，缚以属吏。吏白大将军霍光。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，欲废昌邑王。光让安世以为泄语。安世实不言，乃召问胜。胜对：“言在《洪范传》，曰：皇